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有清一代，所谓的“扬州八怪”其实是扬州画派中的八位画家。其实，扬州画派中除了“八怪”以外，在诗文书画上出类拔萃者不在少数。边寿民便是杰出的一个。

边寿民，初名维祺，字颐公，别署渐僧、墨仙，号苇间居士等，工诗词、花鸟、山水，尤以画芦雁最为驰名，世称“边芦雁”。他出身书香门第，然祖、父均未曾有功名，故世以之为“寒门”。他自小聪明，然读书不喜帖括，乡试不中，便从此丹青生涯了。

淮上顾公、苇间居士边寿民，颇有清名。首先，他的身边颇有众多文士、画人。其中有“八怪”中人，也有各处慕名而来的士人。意气相投，时有文酒雅集；当时一如兰亭聚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乐融融，可以想见。后来他身边的朋友，颇有不少打熬不住“清”的无聊和“苦”的难忍，终为功名所

梅花开
(外一首)
安 谅
破冬梅花独绽，
寒风阴雨不怨。
此季乃佳辰，
艳姿面对冷冽。
信否，信否？
千紫万红随地来！

与老同学小聚
皆为古稀年华，
发如霜。
皱褶深深沧桑藏眼
囊。
辩不赖，
笑也佳，
是心花。
总有丽娃湖光蕊中
晃。
注：丽娃即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湖



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只要它扇动一下翅膀，两周之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就有可能刮起一场龙卷风。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能量来自纤巧的小生物——蝴蝶。初次听说“蝴蝶效应”的你是否和我一样，被深深地震撼呢？

在我的眼里，蝴蝶身着五彩斑斓的外衣，仿佛时刻都在翩跹起舞，自由而灵动。春天的百花丛是它们的乐园，远方和诗意天生归属它们，连同赞美和掌声都格外眷顾它们。“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代表作《锦瑟》中留下过这两句，倒是和我的心境无比接近。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谁的童年若是有过类似的追蝶经历，便会增加更多的趣味。犹记儿时的乡村，物质比较匮乏，也没有更多的精神食粮，却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大自然。黑色系的凤尾蝶和白色系的菜粉蝶在菜园子和屋前屋后飞舞，我和妹妹时常追着它们跑，偶尔捉住它们又放掉，弄得手上都是滑腻腻的鳞片。哪怕步入不惑之年，每一次再回老家的小院逗留，每一次再去奉贤金海湖边的花海徜徉，我都忍不住在手机的镜头里和它们嬉戏，总要捕捉到一个定格的轻盈姿态才算“不虚此行”。

边寿民的《望湘人》

吴全良

诱惑，纷纷到京师谋利禄了。边寿民既不眼热，更不为所动，依然苇间一居士。他是真正的清而高的人，最后凄然清苦以终也是可以想见的。他虽然未曾有过风光的“大师”头衔，也未曾能有开香堂、广收徒的机遇，但他身后的传世书画，精湛的诗词作品，使后来的人们看了他的作品，便会想象他清平而淡泊宁静的士人操守，便会生崇敬之心，则他仍然“活着”。

他有《望湘人》词一阙，写得极其生动有趣，真的是绝妙好词：

笑麝生老矣，未了情缘，白头红粉相聚。竹院清幽，茅斋冷落，雅称荆钗裙布。最爱焚香，颇知涤砚，解摊缱绻。每教依技痒神飞，多少墨花生趣。

从此家园朝暮，把吴山楚水，都忘津渡。便兴发清游，也买画船同去。竹西歌吹，江南烟月，到处应多词赋，还记取泼墨图中，添写个、人眉妩。

边寿民原配早逝，后续娶。年龄相距较大，虽然生活清苦，但“爱焚香、知涤砚、摊缱绻”使寿民能“技痒神飞，墨花生趣”。上阙将夫唱妇随的家庭生活之情之趣写得淋漓尽致。是的，即使是无为功名，而“红袖添香夜读书”也是夫妇间可贵的情愫。

作为诗人书画家，爱赏青山绿水是很自然的事。原配逝世后，寿民曾出游以遣悲怀。回来后续娶，夫妇情好，便决心“从此家园朝暮，把吴山楚水，都忘津渡”，舍不得外出了。如果画兴来了怎么办？那就“也买画船同去”。竹西歌吹，江南烟月”，作为诗人画家，自然是“到处应多词赋，……”下阙把家庭生活的浓情和心理变化及意趣尽兴描绘，极其生动。

这词在世上传后，深得文士画人的赞赏。难

怪作为边寿民老朋友的金冬心到淮上访他时，曾以此词善意地打趣他了。

据说“望湘人”的词牌，除《词律》上所载的一个作者的作品外，鲜见作者，只有边寿民作此。

边寿民的这词，于我有极大触动。这就是生活，真正的人文书画家的生活。我曾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作《望湘人》，以慰病中的内子。

其一：

白绳红系足，欢喜姻缘，白头厮守相聚。淡饭粗茶，蓬窗瓦缶，不道生涯清苦。夜读添香，晨书洗砚，案边茶煮。算今生患难同心，犹胜寻常眉妩。愁抱堪嗟迟暮，向泥药炉罐，写成词赋。忆往昔清游，最爱旧园嘉树。雨中飞燕，墙头斜日，此际销魂难诉。须惜取眼下光阴，携手行、花深处。——《望湘人·赠春花》

其二：

叹流光逝水，岁月蹉跎，只身难脱纷扰。两脚头陀，一枝缩鸟，市隐迂回低调。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时艰催老，辄教依惆怅怀伤，郁郁穷愁缠绕。

偷暇消摇昏晓，伴山妻稚子，都抛烦恼。爱小室清幽，共话素来同好。窗边披览，案头研讨，会意优游高蹈。应学取五柳先生，归去也，还须早。——《望湘人·春花五十有一岁初度，阖家欢聚，作此赠之》

两词于隐忧中以生活之希望寄寓焉。后哲上友人见之，说不妨加一首，成三吧。我以《论语》中语答之：“再，斯可矣！”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收录边寿民的诗词，惜资料所见不多，每以为憾事。比来，与潜堂兄语及，得其于网上辑录多首发予我，喜极，为之铭感不已。

十二年前，我曾作我所崇敬的《十二画人诗》，其中有咏边寿民者，兹移来作结云：

芦雁翻飞碧水寒，平沙筑屋写生看。高情不与浮云逐，笔墨丹青作古欢。

曾与几位友人结伴去新马旅游，其中一位的千金正在新加坡留学，父女分别日久，正可团聚。当晚即在朋友女儿的引领下观赏了繁华的都市夜景。狮城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社会，人口结构主要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三大种族，华人占70%左右比重，这也是我们走在街上，见到华人面孔居多而并无多少隔膜感的原因。

那时我尚未戒烟，一时颇不适应新加坡的处处限烟，适逢夏日，只能咕咚咕咚闷喝几听罐装饮料以转移烟瘾。第二天一早去新加坡几处著名景点观光，如圣淘沙、鱼尾狮公园、滨海湾等，觉得此趟新加坡游基本算是到位了。正打算享受一顿当地风味的晚餐，回宾馆打点一下行李即可于次日赴马来西亚了，同伴的女儿冷不丁问道：“叔叔阿姨，你们不打算去牛车水吗？”因我未听说过，一时听岔成“牛得水”了，哈哈一通乐，但略作了解后，便觉非去不可了。

小印度、甘榜格南（穆斯林聚居区）和牛车水并列为新加坡三大历史街区，牛车水即新加坡的唐人街。距今200多年前，英国人莱佛士被派至马来西亚槟城，不久出任苏门答腊总督，成为英国海外殖民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1819年，莱佛士力倡开发当时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新加坡，但地狭人稀的现实，急需导入建设人口，故从海外招收了大量劳工，使新加坡住民从区区数百人猛增至1万多人。其中，以来自中国广东、福建的劳工居多，他们大多落脚在牛车水地区。随着人口增量不断上升，莱佛士便把这块地界划为华人居住区。别看“牛车水”三个字土得掉渣，现如今可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区域之一。那当初为何取这么个名字呢？乃因新加坡开发之初，条件十分简陋，还没有日常用水和饮水设备，只得用牛车去市郊来回拉水，而唐人街处于水

源集散中心，故得此名。

隔日，从我们落脚的宾馆步行至牛车水，只需十几分钟。不想进入街区后，街上人头攒动，商铺林立，看得出主要做的还是中国商品的生意。光是饭馆食阁，便林林总总，什么海南鸡饭、茶坊、饼家、肉干、肉骨汤、潮州菜以及当地的炒粿条、萝卜糕等应有尽有；各色传统工艺品如雕刻、木偶、佛像、香烛等充斥于市。既有正规的铺面生意如珍珠坊、裕华国货、唐城坊、中药铺等，也相杂卖冰箱贴、开瓶器、钥匙链、首饰挂件和服装布料的各种小摊贩，属典型的集市贸易。客纳街一带，众多摊档和时尚酒吧共存，形成互不妨碍、你中有我的混合业态。

在牛车水各处溜达和购物时所感知的不同语境中，有英语、日语，更有中国普通话，以及粤语、闽南话、包括阿拉上海话等方言。尤其在守摊的几位老伯唠嗑时，一口地道的方言竟毫无违和感。不禁使我回想起在洛杉矶、东京、悉尼等多处唐人街的亲身体验，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些老华侨，身上依然带有浓郁的故土印记。他们定居异国数十年，至今讲不了几句英语，尤其在饮食方面，还是吃不惯西餐，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家乡的风味。但海外出生的小辈们就不同了，他们已基本融入当地社会，除熟练掌握英语外，大多数华人家庭还是比较注重子女的华文教育。

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占比很大的城市国家，多年来已经形成以英语为主的语言教育结构。李光耀曾写过《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重点谈到新加坡语言问题的历史沿革，有诸多出于国情的现实考虑。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汉语的地位在新加坡得到极大提高，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当地华裔青年留下的最初印象。

我有个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地都喜欢探

出现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而在帕米尔高原，登山健儿曾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冰川裂缝里看到过一种酱紫色的小灰蝶。一种叫君主斑蝶的蝴蝶，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数百万计地从加拿大东南部和美国东部山区飞到墨西哥城以西二百公里处的“蝴蝶谷”，这段距离跨越了五千多公里。

诗仙李白曰：“尘紫游子面，蝶弄美人钗。”蝴蝶时常与“美”同在。在中国的经典故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相恋，被人拆散，死后双双化蝶，十分凄美。“比翼双飞”则指夫妻恩爱，男女情投意合等。而西方的歌剧《蝴蝶夫人》以悲剧抒情，女主角小公巧桑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空守闺房，等来的竟是背弃，最终以自杀结局。其实，两者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借“蝴蝶”这一代表唯美而纯粹的形象来寓意爱情和忠贞。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美好的事物之间更容易彼此牵连，在看得见蝴蝶的世界里，我们相互成全了精彩。

十日谈
你好，小昆虫
责编：杨晓晖

狮城「牛车水」

喻军

访一些当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牛车水地铁站附近的沿宝塔街，设有一间三层楼高的牛车水原貌馆，这便是我们离开新加坡前走访的最后一站。透过一帧帧图片、原貌复原模型、采访口述音声的传递，多维而立体地展示了早期中国移民

徐盈、彭子冈夫妇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代新闻界的“双子星”，前者是属于有理性认识和深度研究型记者，后者是属于锋芒外露情感型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新闻界“四大名旦”（前三人还曾被称为“三剑客”）。而徐盈富有才华，是中国经济报道的先行者，他不像其他一些记者那样囿于当时局限只写社会上的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八卦花边趣闻，而专注于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变革，是一位较早侧重研究社会经济的学者型记者。

徐盈以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谈道，做一个记者，要学两种本领：一是会“串糖葫芦”；二是全身要挂满“钩子”。

所谓“串糖葫芦”，是指记者采访到手的材料像一颗颗红果，往往是孤零的、松散的、互不联系的；如果平铺直叙地罗列出来，成了不好新闻。这时，记者就要善于找到一根“棍”，把它们串起来成为一串“糖葫芦”，形成一篇主题鲜明的新闻报道。

所谓全身挂满“钩子”，是说记者外出采访，切忌“单打一”，只管一件事，其他不闻不问。因为时时处处都会有新闻在你身边发生，就看你是不是一个有心人。按行话说，“做新闻”要“捉活鱼”，就是从生活中发现。徐盈认为，记者身上不能只有一个“钩子”，光钩你所需要的“鱼”，而要“钩子”遍布全身，把各种“鱼”都钓上来。有的“鱼”（材料）当时有用，有的“鱼”则“养起来”，可作素材，以备后用。这样才能使你的所得更为丰富，不至于与好材料失之交臂。

徐盈这两个比喻都非常生动而形象。不过，好的报道更来自社会良知与道德品行。徐盈是有修养、有原则的报人，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跑新闻、写文章，都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克勤克俭，很少差池。他不随和迁就，笔下的东西无不坚持原则，坚持立场，当年报界妙笔多支，当数徐盈唱响主角。

80年代，徐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出版《工商经济丛刊》，他和老同志反复商议，开列重点征集抢救原工商经济界知名人士的名单，制订相关选题的征集出版计划。如果说徐盈的“串糖葫芦”与“钩子”尚能有用，那么他又作了新的勾连与延伸。

他向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推荐了大量相关书刊，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到一线。徐盈说，做事都会有成有不成，不做就永远也不会成。在淡泊名利、默默耕耘的精神带动下，徐盈与年轻同仁一起，为后人留下大量有价值的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



如今的牛车水，牛显然是不见了，而“车水”马龙却演绎出一道道现代都市景观，使之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缩影。毕竟根脉所系，在延续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特色以外，牛车水的繁荣也见证了一个城市国家的快速兴起。



征文启事
草木萌芽，生命的希望破土而出。春天是有梦可追、有爱可依的季节。每一份对美好的向往都会在心里开出一朵花。而书籍，就是那座繁花盛开的精神花园；它亦如光，指引成长。

总有一本书映射着你的期盼，让你被触动、被治愈、被激励……在春天里，选一本，写一封信吧，给Ta——亲人、恋人、朋友、同学、同事，抑或陌生人，分享你与这本书的故事，传递真挚的情，友善的暖，美好的愿。万物有情，与君“书”。我们将精选投稿编发于夜光杯，并选出部分作品参展“美好的书”公共艺术展。

投稿请寄：hongse@xmw.com.cn；900至1200字
截稿时间：2022年3月18日

『串糖葫芦』与挂满『钩子』

管志华

小镇春雨

(油画)

徐宜超